

古文觀止

精校
增批

古文觀止



上海昌文書局印行

神旺骨勁
地為足稱

反順伏伏性也
其精神不覺其重此章法也

而周聖人之

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

是一段就周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

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一段就賢士振勢前下九皆已然而周公求之如此

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此一段就賢士振勢前下九皆已

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

父之親則將不暇食於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又推周公之心及第一筆妙在

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句已可佳而添不衰二字奇峭正寫一筆收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方入正文

荒服之外者豈盡寶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

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

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此段連用九豈盡字對九上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

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又添豈盡字即上三豈復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

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至比方盡言攻擊說閣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

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閣人辭焉閣人令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

焉後周公閣下其亦察之以前是論相之道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

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

也猶言固不必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書安得故士之行道者不

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書要復得上。此段以古道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盡上足數期及門而不知止焉上周四矣字其勢急此用二馬字其勢緩如擁布陣勢操縱如法文章家所謂虛字上鋒旋也其兩不知字歸結自身上與上不知進退相應最妙甯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又一轉生姿以大賢之門打照周公亦惟少垂察焉讀書自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與于襄陽書

韓愈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貞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則當在十六年秋也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言上之人必如此一節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言上之人必如此一節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翻前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翻後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後先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上下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退平聲歟援猶干也推求而進之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上下之間其難達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肯推故高材多戚戚之窮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肯推故高材多戚戚之窮不能享大名顯當世盛位無赫赫之光不能垂休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負能負位各有其咎一節斷定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非無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非無可推自起至此只是相須殷而相遇疎一句話卻作許多曲折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言已平日誦此言已熟終未嘗輕以告人承上起下側聞閣下方入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手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共上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莫為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問得委婉疑得風刺愈雖不材包文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以其人句處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

前半幅下
是泛論入
半幅方入
正文前半
凡作六轉
筆如轉九
無一實復
意板實後
半又作九
轉極其悽
情堪為動
詞通篇措
尤不覺文
情絕妙

通篇以見
下篇從見
下篇從見
下篇從見
下篇從見
下篇從見
下篇從見
下篇從見
下篇從見
下篇從見

陳事始國奉王昭承破後即位卑卑以招賢者將欲報讎往見郭隗先生對曰今王
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應志忘暇後半載議論皆是說為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
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疑詞以自道達者尾回顧聯絡精神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
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一結悲涼慨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
足知其志之所存可見文愈恐懼再拜

與陳給事書

韓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叙相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例不
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
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忽開二扇一扇陳給事陳給事名宗字慶復大歷元年中進士第元愈也道不加修而
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一扇始之以日隔之疏加
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總上兩扇叙所去年
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視乎其言若閔其窮也屬退而喜也
以告於人重起二扇一其後於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
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悄靜退而懼也不敢復進再叙一扇今則
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早見不相見中翻出
絕不敏之誅誅責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以下十首為一
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指切切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

竢俟更寫唐人平生紙紙非有典設不用公卿生紙者句解不照得玉指筆法也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月日愈再拜一才博學宏詞劉進士蘇愈再拜上書舍人閣下天池之濟大江之濟楚○天池謂南海也莊子南冥有天池也○濟水降瀆水涯曰有怪物焉怪物龍之別名蓋非常

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彙類也。總領句下一連六轉。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得水一轉。其不及水蓋尋

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宕預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獫獫

之笑者蓋十八九矣不及水二轉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名損然

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甯樂之若俛俯同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

之志也。氣骨雄明。明於物。負喻。不肯名。攝三時。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有力者不。知四時。今又

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

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仰者嘆挫五轉句
白搶前句句刺心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

亦命也。作三疊韻。結六轉。愈今者實有類於是。一語皆足錄。只一句歸結自己甚妙。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

亦憐察之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趙孟頫曰是屬大音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窮口三水之無聲風蕩之鳴。二其濯也

激之其趨也或梗之也其趨也或梗之也其滯也或失之錯解入妙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金石人之於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歌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非平者

乎一樂也樂也有聲於中而泄於外者也
石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

謂善者又
有分只是
從一鳴中
發出許多
議論句法
十餘凡如
龍變化屈
伸於天更
不飛遊鱗
遇爪觀之

竹匏土革木

金鐘石磬絲竹匏管
匏至土項革鼓木祝也

八者物之善鳴者也

樂維天之於時也亦然

天時擇其善鳴者而

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歟

平者乎

時雨段俱是陪客

其於人也亦然

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

善鳴者而假之鳴

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為言而文辭又其精者故又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脉首尾相應處

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

也而假以鳴

其精者故又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脉首尾相應處

又自假於韶以鳴

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

唐虞治夏二

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

孔子之其末也莊周以其荒

唐之辭鳴

莊周楚人著書名莊子

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

屈原楚之同姓憂憂楚

臧孫辰

即魯大夫

孟軻荀卿

以道鳴者也

臧孫辰孟軻荀卿

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

姓李名耳字伯陽著書名老子

申不害

以黃老刑名之學相韓昭侯著書二篇名申子

韓非

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

楊朱十四人十此十人或邪說或功利或清淨寂滅或刑名慘刻

田駢

齊人好談論時稱談天口

鄒衍

臨淄人著書十萬餘言重列國燕昭師事之

尸佼

漢之時司馬遷

即太史公

相如

姓司馬蜀人有賦才稱文

楊雄

字子雲有諸賦與太元法言等書

最其善鳴者也

不及於古然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

同

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

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

即其所謂善鳴者亦且如此所以為不及于古

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

魏晉十

入題又類此一段

先寓出感慨之致

唐之有天下

以下始說唐人

陳子昂

字伯玉號海內文宗一

蘇源明

友六皆以其所能鳴

此六子皆當時先達之人

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

來無非要顯出孟郊以詩鳴之變幻至此

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

若無懈筆可追唐虞三代文字

他其浸淫乎漢氏矣

其他美處純乎其為漢氏三句總收前文

從吾遊者

李翱張

增批古文觀止

卷八

送孟東野序

三十五

籍其尤也

李則有甚於籍善樂府李願

三子者之鳴信善矣

結出善

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

威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

鳴字兩句歎詠有味括盡

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

兩句歎詠有味括盡

矣其在上也

鳴國家

奚以喜其在下也

之威

奚以悲

二語甚

東野之役於江南也

時東野為滎陽

釋然者

不結東野

有若不

釋然者

結出

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應前四

天字收

天字收

韓愈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

抗

之陽有盤谷

太行山名

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

兩或曰跌宅起盤字義雖似

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

兩或曰跌宅起盤字義雖似

閑境只呼出隱者一句為主

友人李愿居之

閑境只呼出隱者一句為主

李愿西平忠武王晟之子歸隱盤谷號盤谷子只六字題已盡下全憑應之言行文

李愿西平忠武王晟之子歸隱盤谷號盤谷子只六字題已盡下全憑應之言行文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

李愿西平忠武王晟之子歸隱盤谷號盤谷子只六字題已盡下全憑應之言行文

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

我知之矣

此句是提綱直

利澤施於人名聲

此句是提綱直

昭於時

此句是提綱直

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

武夫前呼

此句是提綱直

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晝有賞怒有刑

此句是提綱直

才俊同滿前道古今而譽

此句是提綱直

從德入耳而不煩

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慧中

此句是提綱直

飄輕裾翳長袖

此句是提綱直

粉白黛綠者

此句是提綱直

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

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

此句是提綱直

於當世者之所為也

此句是提綱直

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

此句是提綱直

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

採於山美可茹

此句是提綱直

釣於水鮮可食

此句是提綱直

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

此句是提綱直

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

起居無時惟適之安

此句是提綱直

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

此句是提綱直

其心

此句是提綱直

車服不維刀鋸不加

理亂不知黜陟不聞

此句是提綱直

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

此句是提綱直

也

此句是提綱直

我則行之

伺侯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

此句是提綱直

也

此句是提綱直

也

此句是提綱直

也

也

此句是提綱直

也

此句是提綱直

也

此句是提綱直

也

也

此句是提綱直

也

此句是提綱直

也

量生情已不得志將往河北京鎮公作此送之始言董生之往必有合中言恐永必合終歸順及董生不任董生僅百十餘字而有無限變化無聲聖手

口將言而囁念入嚅如嚅嚅欲言不言之貌處汙穢而不羞觸刑辟聞而誅戮傲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此不妄于隱求進此其人視前兩樣人物孰賢孰不肖其第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當何如只以一句收盡一篇意最有金鑑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四句承盤之阻米為深緣曲折力形容其妙可想盤之泉可濯可沿沿循行也盤之阻誰爭子所折也窈而深廓其有容營繚而曲如往而復曲折力形容其妙可想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安盡也舉望望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望吾車兮秣吾馬以脂塗轡曰膏以粟飲曰秣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羊○徜徉自得之貌送手卻說到旬亦欲往何等典會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燕今北京趙今真定俱當時河北地慨悲歌乃豪傑之士也元然而起以士風立論奇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即南舉進士屢不得志去遊河北時河北諸鎮不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亦豪傑自與燕趙之士意氣相投合吾知其妙此段勉董生行是止窮行是止窮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當愛惜董生而顧別處馬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哉況燕趙之士仁義性成故吾知其必有合也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滿才出乎天性風俗固然然當時河北諸鎮多習亂不臣其風俗或與治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聊以董生之行與不合卜之也董生勉乎哉此段勉董生行是止窮吾因之有所感矣上此下持論燕趙為我弔望諸君之墓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望諸君此燕趙之古人也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市酒酣歌市中乃感慨不得志之士也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帝可以出而仕矣送董生劬勤仕則董生之不當仕已在此言外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漢疏廣東海蘭陵人仕至太子太傅兄子受任至太子少傅在位五年廣病受於時公卿

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去聲。供張謂供其發設也。祭道神曰祖。祖道謂錢行之兩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

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叙二疏中引起國子司業楊

君巨源題入方以能詩訓後進此句補楊君在官時事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叙揚君事集以下發議論世常說

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隨子先作一綱予忝在公卿後時公為吏部侍郎遇病不能出托病上寓出

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

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不落莫否司業去位國史亦書但不張其事大難書亦落莫也見今世無工畫者而

畫與不畫固不論也上文圖迹原屬後世事所以付之不論。此段後二疏合到楊侯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

都少尹不絕其祿白之于朝命為其色又為詩歌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視而和之又不知

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此段從楊侯合到二疏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隨子再作一總應中世士大夫以官

為家罷則無所於歸反觀楊侯始冠去聲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叙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

吾先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點出歸鄉風趣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

鄉為法法其不以官為家罷後有所歸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古文臨其在斯人歟感歎其在斯人歟不盡

送石處士序

韓愈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為公重簡為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日即度之三月則是咸六七月間也求士於從事之賢

者有薦石先生者石先生名洪字濟川各陽人龍黃州錄事參軍遷居于洛平年不仕公曰先生何如因此一問下使借從事之薦詞以代己之頌美所謂避賢行虛文之生路也曰先生居嵩邙

澠澠縣名嵩邙山名澠縣水穀之間名嵩洛陽之境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

嘗以事免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一路短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

純以議論
行序事
之變也
前而大
從事四
反廢又
後詞有
無轉

巨源之可去
二必公之
張大之將
來形之
不可不
時前所
疏所有
少所無
後說少
所或二
疏所有
巨源無
已亦可
如世末
慨出之
寓出之
歸卿可
可愛情
宛然致

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

王良造父皆古善御者

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

與之語道理管到龜卜也止中間用三個若字有三意文法變化不同

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為某來邪

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

元初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全

士與卒基子承宗版十二月詔吐定承瑞率諸道兵討之地

糧運輻輳之區

治法征謀宜

有所出

急需賢才以濟

先生仁且勇

仁則易于感動勇則敢于有為

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

此段句白為石生占地步

於是讓書詞

具馬幣卜日以受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

寓大夫求士鄭重

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

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

此與動之仕不應相反然其出處之意已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見子從事之言所以不告不據校有意味

酒三行且起

酒三行後且將起別得此一句落下便有勢

有執爵

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

第一祝並贊二人

又酌而祝曰

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

照上勸之仕不應

遂以為先生壽

第二祝獨壽處士

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

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媚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

上只執爵而言此乃酌而祝也

成功保天子之寵命

第三祝規大夫

又祝曰

不再酌也

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使其身圖

第四祝規先生四祝詞一段緊一段

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

須有此一答上四祝便有收拾

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

能相與以有成也

一篇之意歸結此一句上何等筆力

遂各為歌詩六韻遣愈為之序云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

伯樂姓孫名陽古之善相馬者一難一解

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

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

韓愈

處語是結 數語是結 前語是結 為語是結 所語是結 後語是結 盡語是結 抗語是結 空語是結 遇章

清之至者 旬然流為 至文讀此 等文須想 其一面哭 一面哭

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已上以譬喻起下獨為送溫并送石亦連及伯樂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一語即從喻處流下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連其南涯曰溫生出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幕帷幕也在旁曰惟在上曰幕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出溫生有見所以連石之故為羅為媒字法新奇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良輒取之所謂連其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寓空士大夫之去位而卷處者誰與嬉遊寓空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寓空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寓空焉安寓空焉寓空若是以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以烏公為世之伯樂應富之意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陪一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此段推開一步以歸愈縻於茲原繫也時公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本以致煩反更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應求內外無治句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應何能無介然句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祭十二郎文

韓愈

年月日或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七月乃能者以所報月日不同故書其實故送遺若此建中中人各十二郎名老成公兄緯介之子韓會之繼子也嗚呼吾少孤大歷五年公父仲卿卒公時三歲從自說起及長不省所怙小推無父何伯惟兄嫂是依兄韓會嫂鄭夫人即十二郎父母公于郎雖叔姪猶兄弟其情誼盡在此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大歷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生宰相元載黨與貶為韶州刺史尋卒于官公時年十一從至貶所始八十二郎只俱二字幼已不勝酸楚

矣。言其不應死而死。卒歸于天。與神遊。哀傷之至也。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

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此言已亦不必回顧。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

而不悲者。無窮期矣。言其知不久。與即後會。若無知。死日無多。而不悲者。終古無。其情益生。知悲死不知悲也。達生之言。可悟家莊一節。汝之子始十歲。謂湘也。吾之子始五歲。謂旭也。

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忽於前。謂自家不保。忽於後。謂子不保。文情絕妙。

汝去年書云。此得軟脚病。往往而劇。甚也。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

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致斯乎。此段伏下汝病。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上言病下言復。吾不知時句。

東野云。汝沒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

之報。不知當言月日。言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報告之體。當具月日以報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

乎。其不然乎。此段伏下汝殞。吾不知句。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汝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

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

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此告之欲處置其身後。以慰死者之。心意到筆隨不覺其詞之刺刺也。嗚呼。自此以下。一汝病。吾不知時。汝殞。吾

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殁不能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更下。吾行負

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

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更不能分。何況分。

投分字。直是一恸而盡。自今以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宕一句。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伊潁二水名。以待餘年。教

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教子嫁女。又慰死者之心。句。是大理人情中體貼出來。嗚呼。言有窮而情不

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細結更。復兩沈。嗚呼哀哉。尚饗。

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細結更。復兩沈。嗚呼哀哉。尚饗。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不克持其能為之辭使人自謂其必有一師斷其章句有傳下重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北魏姓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

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

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叙其前人即親所以形子厚之附叔文文公微意

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韓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

子矣新大其後以博學宏詞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四字為柳文寫照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

卓厲風發卓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

譽之子厚為諸公要人所爭數初非求附之也今為附王叔文一節出脫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

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王叔文章執道用事拜宗元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憲宗即位貶叔文渝州司戶參軍宗元生王叔文章貶邵州刺史未至適貶永州司馬誌其被貶不露叔文章姓

名甚屈閑名甚屈閑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詞上而自肆於山水間宗元既貶斥地交荒廢因自放山水間其

元和聖尼感射一篇諸文法雖猛數十篇皆為感射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伏為劉禹錫請播州一節既至歎曰是豈

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賴順其俗以男女質至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伴則

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

察使下其法與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柳州之政詳見羅池廟碑備書諸子一節據其有德于民大之者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

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前叙其自為詞章此叙其教人為文詞公推重子厚特在文章

師而復為刺史也通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指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

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

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子厚所至皆有樹立其處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誚誚強笑語以相取下握

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死生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

眼若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

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此段因事發議全學伯夷屈原傳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

說子厚厚病根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

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只數語總叙子厚平生且悲且惜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

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反振起下意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

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就斥窮二字轉極為子厚墓志雖使子厚得所願

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又一轉語帶規微意更含蓄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

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

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

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

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

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附者裴盧二人與前士窮見而義一現對照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又利其嗣人